



长篇历史传记小说

屈原大传

邵英泽题

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传诵千古的社稷兴亡、江山美人故事，
演绎一个爱国治国报国兴国的精灵。

熊诚 莫夫◎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传记小说

屈原大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传诵千古的社稷兴亡、江山美人故事。

演绎一个爱国治国报国兴国的精灵。

熊诚 莫夫◎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大传(上中下)/熊诚,莫夫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96-4076-1

I..①屈… II. ①熊… ②莫…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553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岑 杰
责任编辑:岑 杰 段晓静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4235059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39.75 字数:7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0 元(套)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下卷：三闾大夫

第三十四章	桃江兵变·····	001
第三十五章	《离骚》千古·····	016
第三十六章	祸起萧墙·····	030
第三十七章	喋血重丘·····	041
第三十八章	屈原还朝·····	052
第三十九章	子椒末路·····	064
第四十章	咸阳囚王·····	081
第四十一章	襄王登基·····	093
第四十二章	命殒秦川·····	106
第四十三章	山雨欲来·····	118
第四十四章	再贬屈原·····	129
第四十五章	魂断桃江·····	145
第四十六章	南后驾崩·····	158
第四十七章	郢都陷落·····	171
第四十八章	汨罗忠魂·····	181
附件一	屈原年谱·····	196
附件二	《史记·屈原列传》·····	197
后 记	·····	202



第三十四章 桃江兵变

两个月后的一个晌午，屈原一行辗转跋涉，终于回到了桃江。虽说屈原是罢官流放，桃江百姓依然十分热情地欢迎屈原的到来。他们倾城而出，纷纷拥到东门，争先恐后地燃放炮仗，村口也早已张灯结彩，鼓角齐鸣。十多年前，屈原的足迹就遍及桃江的城乡、山林、沼泽，他整日跟百姓吃住在一起，彼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屈原对他们的艰难与困苦十分同情，也常常倾囊资助他们。此时，桃江的百姓自然也对这位曾经的左徒大人充满爱戴与尊敬。当护城卫士打开城门的一刹那，屈原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烈日下竟伫立着数千名男女老少，有缙绅大夫，有布衣平民，大人们拉着年幼的孩子来到东门，争睹楚国大诗人的风采。

陆悍和几个女儿是十几天前才从屈想派来的快马口中得知屈原罢官流放桃江的消息的。他们既为屈原罢官而不平，也为十多年后能再次见到他和陆羞而高兴。今天，他们也在欢迎的人群中忙前忙后，巴不得早一点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

关于屈原再回桃江的情景，《楚史野话》有这样一段描述：“山城动，百姓拥。东门彩楼高耸，满城披红。陆羞见到久别父妹，泪如泉涌；屈原面对山城父老，泪眼朦胧。一老媪挤出人群献上茶蛋，屈原跪接，伏地难起。”

十年不觉一梦，醒来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天晚上，已白发苍苍的陆悍感叹之余，不禁又为女儿女婿重新回到桃江而高兴。陆悍在县衙后院设宴为屈原一行接风，席间气氛十分热烈，好像他们迎接的不是一个被流放的朝廷罢官，而是凯旋的英雄。

陆悍首先举樽说：“在老夫心目中，贤婿仍是当年的左徒！你能为民请命，为朝廷奔走，劳苦功高，我敬你一樽！”

屈原也举樽站起来：“岳父盛情之言，令屈原汗颜。如今罢官流放归来，承蒙岳父及山民们不弃，实在是屈原不幸中之大幸！今后，屈原和岳父及山民们劳作在一起，心里反倒安宁。这樽酒，我先干为敬！”

屈原仰起头，一饮而尽。

陆悍满脸皱纹都在笑：“贤婿好酒量！”

烛光摇曳，院子里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陆花往姐夫、姐姐碗里夹了几块



鸡肉，然后望着姐姐说：“姐姐去了郢都十几年，怎么不见老呀？比我们几个还显年轻！”

陆月打趣地说：“左徒夫人的日子，不比你这个山里妹子的滋润？姐，你说的是吧？”

陆闭抢着说：“是什么是？大姐的水色本来就比我们几个好，又没生育，我们几个成家后可是生了一箩筐，当然是黄脸婆啰！”

陆貌点头说：“闭姐说到点子上了。”

陆羞说：“你们都别夸我，十几年为你们的姐夫一无所出，我心里正闷得慌哩！真是对不住灵均！”

屈原倒显得十分大度：“生儿育女是天定，强求不得，岂是女嬃之错？”

婵娟向来快人快语：“夫人又不是七老八十，今后可以生的！一定生个小左徒、小诗人！”

陆花吃了口饭，忽然间望着婵娟，笑着说：“这个婵娟妹子有些我们桃江女人的性格，长得也像桃江人，简直就是哥的女儿！”

陆月抹了抹油光光的嘴，拍手说：“那哥就收婵娟妹妹为义女吧？”

婵娟低着头，羞涩地说：“我只怕没这个福分！”

陆家姐妹异口同声道：“婵娟今后就是我们陆家人了！”

事实上，在婵娟心里，她早已把屈原当成了自己的父亲。此刻，她又惊又喜，急忙问：“不行拜义父之礼？”

陆悍大手一挥：“婵娟姑娘，心里有比什么都强！不必拘于那些礼节！”

屈原也一直把婵娟当自己的女儿看，如今闻此一说，也欣喜地说：“岳父说得好，心里有比什么都强！”

婵娟感动得热泪纵横，走到屈原面前，跪拜道：“义父！”

陆悍喜得合不拢嘴：“我陆悍是越老越有福气了！婵娟嘴真甜哪！”

陆家姐妹喜不自禁地看着婵娟！婵娟小声说：“婵娟有点担心，夫人平日叫惯了，怕一时改不了嘴！”

陆羞说：“改不过来也得改！”

屈原连忙在一旁帮腔：“对！一定得改！”

婵娟有些腼腆地望着陆羞……

大家又边吃边说笑起来。陆羞笑盈盈地说：“爹说得没错，婵娟的嘴就是甜！”

宋玉佯装伤感：“看来就我宋玉是外乡人了！”

陆貌十分机灵：“你呀，是我屈原哥最满意的学生，你这个外乡人最吃香，大家说是不是呀？”



众人齐声呼应：“是！”

陆悍突然收起笑容：“笑也笑了，闹也闹了，下面该谈正事了。灵均，你对眼下时局，有什么看法？”

屈原不禁想到了官场的险恶、自己的宦海沉浮，怎不令人歔歔感叹？屈原叹口气道：“秦国亡楚之心不死啊，可大王硬是看不出来，总是在亲齐与亲秦上来回摇摆，这也是我和大王的矛盾所在！大王完全听不得我的意见，这不被他赶出了朝廷！”

陆花气鼓鼓地说：“离开郢都还好些，屈原哥不当他手下受气的官！”

陆羞马上赞同：“谁说不是哩！灵均整天看他脸色，只要意见与他相左，他不是发火，就是训斥！我看着心里就着急，这日子没法过。现在好了，离开了郢都，再不受那份罪！灵均能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

陆月也说：“屈原哥不当受气的官，真好！凭什么老是受大王的气？他总是正确？天底下哪有这事？”

陆闭小声嘀咕：“人家可是大王啊！”

陆貌突然放下酒樽，拍着桌子站起来：“老天说了大王总是正确？没有嘛！既然没有，他就得听我屈原哥的！”

屈原喝了点酒，摇头苦笑：“我也有错啊！大王都会有错，更何况我这个凡夫俗子！”

陆悍来气了，道：“凡夫俗子怎么了？我看在对秦国的看法上你就比大王正确！”

沉郁悲愤的心情、旅途的劳顿，令屈原陡然伤感，他有些无奈地说：“可大王不采纳我的意见也是枉然！”

宋玉突然问：“陆伯父现在还是桃江边将？”

“大王现在还没想到撤我，再说朝中谁又会来这里做官？”

屈原思忖道：“可桃江要塞重要啊！秦军从南边进攻楚国，首先就要攻打桃江要塞！”

“老夫自当桃江边将以来，岂不明白这个道理？灵均和陆羞离开桃江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忙这件事！”

陆月说：“屈原哥和大姐可能不知，爹爹为了添置桃江守军军备，几乎散尽了家产！”

陆花说：“爹就是再出力，朝廷不重视，又顶什么用？”

陆悍发愁地说：“花儿说得没错，没有朝廷支持，我个人即使再出力，桃江要塞的军备又能有多少改观？面对秦军铁骑，桃江要塞恐怕很难抵挡！”

宋玉说：“朝廷里一派歌舞升平的盲目乐观景象，大王是绝对想不到加强桃

江军防的！”

屈原说：“宋玉说得没错，指望朝廷、指望大王来加强桃江要塞军防，简直就没有可能！”

陆悍着急地说：“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攻桃江如入无人之境啊！”

陆羞问：“灵均，你有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见桃江百姓被秦军杀戮而不顾呀！”

“是得快想办法，否则一旦战事开始，桃江就危险了！”屈原也急了。

陆羞说：“唐昧将军和景缺将军不是都还在边关任职吗？”

一语提醒了屈原，他说：“对，女嬃提醒得好，指望不上朝廷和大王，那就找唐、景二位将军帮忙！”

陆悍问：“这二位将军能作指望吗？现在可是火烧眉毛啊！”

“目前加强桃江军防，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屈原说，“我去函请求唐、景二将从他们的装备中抽调一部分支援桃江，我想他们是能调出军备物资的。”

宋玉说：“老师的办法，是加强桃江军备的捷径！”

陆悍当即决定：“事不宜迟，灵均把信函写好后，我派快马送与二将！”

陆月风趣地说：“咱们这个家庭宴会变成军备会议了！大王无所用心，我们陆、屈两家却在为他着急！”

“国家兴亡，与每个百姓相关！为了使桃江百姓不受战乱之苦，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屈原决定宴席散后立即给唐昧、景缺发出信函，意思只有一个：为加强桃江军备，请二位将军尽快支援桃江战车、刀械及粮食。

这顿晚宴一直吃到子夜，大家方才散了。

却说秀关的景缺和葵关的唐昧先后接到屈原来函，两人没有马上给屈原复函，因为他俩都觉得调用军用物资，事关重大，不经朝廷许可，擅自动用军事装备，朝廷不查还可，若查必定罪。但屈原来函请他俩支援军备物资，也是情急所致，不是到那一步他也不会向他俩开口。为了紧急磋商这件事，秀关的景缺把唐昧从葵关请到了自己的将军府。

唐昧刚捧起香茶，景缺就说了：“咱们景、唐两家素和屈家友好，现屈原有难，咱俩不能袖手旁观。”

“可调动军用物资，得得到朝廷的许可呀！”唐昧的口气有些犹豫。

“如果朝廷能批准，灵均就不会找我们！”

“这件事若让朝廷知道了，你我都会背罪名！”

“会背什么罪名？还能定我们私调军用物资谋反？”

“那倒不会。但我们私调军用物资给灵均，大王肯定会不高兴——大王若不



烦灵均，不会将他罢官流放！”

“景缺改唐将军一个口误，我们不是私自调用军备给灵均，而是调给桃江要塞边将陆悍，加强桃江要塞防备力量！”

“于楚国边防有利！”

“桃江如秀关、葵关一样，同为楚南方边境要塞，桃江要塞防务让秦军无机可乘，秀关与葵关也会安全得多！有利于楚边境安全的事，我俩不能不管。”

“景将军说得有理。可朝廷若查此事，我们如何回复？”

“就说三关之中桃江防务力量最为薄弱，为防秦军突破一点，长驱直入，故我俩利用秀关、葵关离桃江不太远的地理优势，在不影响自身防务的情况下，抽调极少部分剩余军需物资支援桃江，而且还在你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我看这个理站得住。不知景将军用多少物资支援桃江？”

“战车五十乘，刀械、粮食一批！”

“我也能支援灵均这个数。”

“要办就快办！灵均在桃江等我们的回复可能已经等得心急火燎了！”

停了一会，唐昧皱起眉头，惋惜地说：“灵均也是命运不济，在左徒之位干吗要得罪大王？现在一撸到底，削职为民不说，还要流放桃江！这变化不是太大了？”

“灵均性情耿直，疾恶如仇。他认为不对之事，无不仗义执言，这样就必得罪上官靳尚和令尹子椒，他俩和大王、王后是什么关系，唐将军你不会不清楚。这样，灵均孤军奋战，难敌四方合力围攻，败下阵来只是迟早的事！”唐昧侧头望着景缺。

“我家大王应该了解灵均是忠臣啊！”

“正因为他是忠臣才屡出逆耳之言，而我家大王像不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君王？”

“要是楚王都像先祖庄王就好了！”

“圣贤之君难寻，平庸之君遍地！我家大王虽不敢说是平庸之君，但我敢说绝不是圣贤之君！先前那么重用灵均，但一旦灵均和他意见相左，先是冷淡疏远，继而发火训斥，最后罢官流放。有容乃大。大王不是大量之人，也就绝不会是容人之君。”

“景将军看得透啊！”

“所以趁我俩还在位在职，尽量多帮帮灵均。万一哪天我俩也得罪了大王，也来个罢官流放，那时想帮也帮不成了！”唐昧说。

“你说，灵均还会还朝吗？”景缺说。

“你是说他东山再起？”唐昧说。

“对!”

“那就看天意了!大王的秉性不会变,灵均直言不会变,我看灵均复出难!”唐昧猜度道。

“他不复出,朝廷任由子椒、子兰这班人摆布,楚国还能好吗?”景缺忧心忡忡。

唐昧点点头,默然不语。

“这正是我日夜焦虑的地方,先死靳尚,我是一喜;后上子兰,我是一忧。唐将军,子兰比靳尚过之啊!他是南后亲子,他的特权任何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景缺又说。

“我看也只有灵均能对付他!”唐昧说。

“可惜他已身在桃江山野了!在他危难之时,我俩更得伸出援助之手!”景缺说。

“景将军说得对,那我俩就抓紧办!”

不久,景缺从秀关,唐昧从葵关,分别向桃江陆悍紧急发送了一百乘战车,大批刀械、服装及粮食,这无疑大大加强了桃江的防卫力量。桃江楚军在陆悍的率领下,日夜练兵,成为楚国南蛮边境戒备秦军进攻的重要屏障。秦军多次想从桃江突破,但都因桃江楚军训练有素,戒备森严,且山道崎岖,易守难攻而放弃。直到楚国最后被秦军所灭,桃江要塞的楚军和百姓都没有停止对秦军的反抗,由桃江百姓喊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传遍了楚之大地。

屈原通过体察这次景缺、唐昧的支援行动,更加深了对他俩的好感,同时也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谊。屈原也通过此次义举看清了他俩才是真心抗秦的领军人物。以后他俩先后在重丘、襄城战死,这对晚年的屈原打击极大,也几乎使他对楚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而这也是他最终抱石投江的重要原因。

半月后,令景缺、唐昧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上官子兰不知从哪个渠道知道了景缺和唐昧背着朝廷私自向桃江运送军用物资的事情。联想到屈原罢官流放到桃江的事,子兰武断地得出结论:屈原因对罢官流放怀恨在心,联合景、唐二人,意欲谋反。

结论既定,下午退朝后,子兰急忙和大夫昭鱼去令尹府找子椒商量对策。子椒听到子兰通报的情况,心里也暗自吃惊,自他当令尹几十年以来,楚军将领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不经朝廷同意就敢私自调用军用物资的事。他半信半疑地问:

“上官大人消息可靠?”

“千真万确,战车都到了桃江!”子兰答得肯定。

昭鱼说:“景缺、唐昧素与屈原交好,这次肯定是为屈原鸣冤叫屈,三人合伙谋反!”





子椒吃惊过后,思绪慢慢平静下来:“他们三人反叛朝廷,还没那么大的胆吧!景缺、唐昧长期从武,他俩未必不知道,仅凭三关的力量,他们的反叛能成功?”

子兰焦急地问:“老令尹,你如何解释景缺、唐昧的这一反常举动?”

“他俩的举动是有些反常,但要定他们三人谋反,似嫌证据不足。”

昭鱼说:“老令尹常说景缺、唐昧是紧跟屈氏三雄的人,和令尹不是一条心。这次不正好利用这个借口把他俩除了吗?”

停了停,子兰也说:“昭大夫说得对,不管他俩是不是谋反,先抓了再说,这样在朝廷就无人敢反对令尹了!”

“上官大人言不由衷啊!只怕是今后没人敢反对你吧?”子椒反唇相讥。

“其实都是一样,反对令尹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令尹!”子兰气急败坏地说。

“拿下景缺、唐昧,令尹的孙子熊樵就可以上任了!”昭鱼这句话说到了子椒心坎上。

“你这个点子不错!老夫为这些年来熊樵不能翻身而耿耿于怀,扳掉景缺、唐昧,熊樵正好补缺!只是三关太穷了,他去上任是受罪!”

昭鱼讨好子椒自然有一套办法:“今后把他调回郢都任职,还不就是令尹一句话!”

“那得经大王同意!”

“你和大王都姓熊啊!一家人还不好说话?”

“昭鱼这张嘴一点也不比靳尚差啊!”

子兰说:“昭大夫和子兰能有今天……都是令尹调教得好啊!”

“子兰的嘴巴是越来越滑了!见子打子!来得真快!”子椒说罢笑声朗朗。

“那我这就去报告大王、母后?”子兰问。

“不用犹豫,口气要肯定!”子椒叮嘱,“最好加上私自调兵一条!”

昭鱼啧啧称赞:“还是老令尹想得周到,私自调兵、调军用物资是死罪!”

子兰说:“就是父王不斩他俩,也会罢他俩的官,把他俩流放!”

子椒趁机说:“子兰可别忘了在大王面前保举熊樵啊!”

子兰故意压低声音说:“老令尹,子兰记性好得很哩!老令尹为我当上官大夫尽了心,我还能不为熊樵当将军出力?”

子椒夸道:“我认定子兰从小就机灵,老夫没看错人!”

密谋良久,子兰和昭鱼才告辞离去。

当天夜里,子兰马上进南宫,把景缺和唐昧向桃江私调军用物资和调兵的情

况报告给了怀王与南后。听了子兰的报告，怀王大脑中立即闪现出一个词：谋反！像秦国那样的谋反！他拉下脸，阴沉沉地问子兰：“他们调了多少兵？调了多少军用物资？”

子兰说假话从不用思索，张口就来：“秀关向桃江调兵一千、战车一百乘；葵关向桃江调兵两千、战车一百乘！”

怀王顿时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说：“本王对景缺、唐昧二将不薄，他俩为什么反我？”

南后知道儿子撒谎成性，警告说：“谋反这样的大事，子兰你必须有铁的证据，不能只听传闻！否则会出大错！”

子兰煞有介事地喊：“母后，他们三家的兵已在桃江集结，准备向郢都进发了！”

怀王问：“他们三家都是楚国重臣，为什么要谋反？为什么？”

子兰说：“还不是因为父王罢了屈原的官，而景、唐两家又和屈家是世交，他们想为屈原出气、鸣不平！”

南后凝神片刻，点头说：“子兰的分析有道理！景缺在蓝田吃了败仗，大王虽没处罚他，他却对大王一直记恨在心。这次趁屈原罢官，一起反叛。这真是人心隔肚皮，世代忠良，如今都反了！”

怀王听完突然一笑：“他们三家那点兵力就想造反？”

“子兰以为他们是在铤而走险，必将玩火自焚！”

南后不无忧虑：“我担心屈原在民间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登高一呼，那局面还真难说！”

“母后也别太高估了屈原的声望，他在朝中、在民间的影响能超过父王、母后？”

“本王马上派兵去征讨他们！”

南后立即反对：“大王不可！我们只是得到消息说他们三家谋反，情况是否属实，他们是否箭在弦上，我们心中都没有数。不如先派人去秀关、葵关实地察看军情，若谋反一事千真万确，大王再动手不迟！谅他们万把兵力，翻不起大浪来。”

“王后觉得派谁去合适？”

“就派黄搬去吧！他应该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

“如果他们蓄意谋反，黄搬就可能回不来；如果他们不是谋反，黄搬又该如何？”怀王问南后。

“秀关、葵关谋反，就凭黄搬一个劳军的太监，景缺和唐昧想必不会为难他。若到了二关，发现情况不实，黄搬应替大王宣旨，犒赏景、唐的部队，这样，大王可



进可退！”

“如此甚好！”怀王转身对一直不吭声的黄搬说，“你去准备一下，今天连夜出发。”

黄搬扑通一声跪地，发誓说：“奴才定不辱使命！”

出了南宫，子兰与黄搬同行。子兰别有用心地问：“你到了二关知道该怎么办？”

“奴才就按大王说的办！”

“如果他们没谋反呢？”

“那就安抚奖励！”

“蠢材！只要你去了二关，他们不是谋反，也说他们是谋反，否则熊樵怎么上得来？”

“上官大人是说……”

“他们不反也是反！就看你这个狗奴才怎么随机应变了！”

“借传圣旨的名义拘捕他们回郢都？”

“你这奴才真不笨！”子兰塞了几个金饼给他，“只要把他俩抓回郢都，我就有办法，我就不信屈打不会成招！嘿嘿！”

“他俩招了屈原就是死罪难逃了！嘻嘻！”

“咱们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

黄搬鬼聪明，临行，他让十几个护卫扮成太监，又多拿了一份圣旨，以便在拘捕景、唐二将时用。别看他是少根之人，可充当快马确是一把好手。他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往秀关。

碰巧，唐昧从葵关来到秀关找景缺议事，他俩看到风尘仆仆的黄搬，心生诧异。他俩都清楚黄搬是什么身份的人，若不是大王有旨，他是绝不会也不能离开郢都的。

景缺和唐昧把黄搬一行迎进将军府客厅，少不了一番寒暄：

“总管远道而来，未曾迎迓，多有不恭！还请总管海涵。”景缺说完，忙命人给黄搬一行上茶。

“黄搬奉大王之命紧急赶来秀关，实为匆忙，来不及事先通知二位将军。”

唐昧问：“总管奉大王之命，紧急来秀关，所为何事？”

“秀关、葵关一切正常？”黄搬开始试探。

景缺一愣，警觉地看着黄搬问：“不知总管说的正常所指何事？”

唐昧心生疑惑，也说：“总管怎么问这个问题？秀关、葵关一切正常呀！”

“二位将军没向别处调兵、调军用物资？”因为有擅自做主拿的圣旨在手，所以黄搬斗胆直问。

“惊动了大王!”景缺大吃一惊,心里暗暗叫苦。

唐昧也在心中惊叹:“消息传得真快,连郢都都知道了!”

心中没鬼,景缺倒也不慌:“桃江兵力薄弱,为加强桃江防务,秀关、葵关都调了一些军用物资给桃江陆悍将军!”

黄搬心中大喜:果有此事啊!但他却仍沉住气,平静地问:“二位将军调用军用物资为什么不报告朝廷?”

事已至此,唐昧只能据实回答:“调用一百乘战车,是在边关将领的权限以内,这种事用不着件件通报郢都!”

黄搬旁敲侧击地搞清了他俩私自调用军用物资的情况后,对假传圣旨一事就有了底气。他想,他这种随机应变的临时计谋,说不定还会得到大王、王后的重奖哩!想到这里,他喊的声音就响了:

“景缺、唐昧接旨!”黄搬掏出了备用的圣旨。

景缺、唐昧瞅瞅圣旨,毫无思想准备,忙跪下听旨。

“秀关、葵关的景缺、唐昧二将私自调兵、调运军用物资到桃江,和桃江陆悍、屈原蓄意谋反,现命太监总管黄搬缉拿二将回郢都,听候发落!钦此!”

黄搬刚念完假圣旨,几个身强力壮的假太监一拥而上,不容分说就把景缺、唐昧绑了起来。景缺显得有些慌乱,挣扎着说:

“总管,误传,我们没有谋反!冤枉!”

此时唐昧比景缺冷静,说道:“大王听说的谋反从何而来?这必是朝中有人以讹传讹!误导大王!”

黄搬冷笑一声,道:“二位将军是不是真谋反,回郢都自会见分晓!黄搬只是奉命行事,还望二位将军见谅!”

景缺、唐昧临上囚车前,各自向副将作了交代,叫他们密切注意对面秦军动向,戒备一点都不能懈怠。

黄搬押着景缺和唐昧日夜往郢都赶。一路上,黄搬神清气爽,他为自己这次成功拘捕二将而扬扬得意,更为自己为楚国消除了这么大一个隐患而自骄自傲。他幻想着回郢城后引起轰动的情景,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

黄搬回郢都后,立刻进了上官府,把秀关之行详细地向子兰汇报了一遍。子兰没想到黄搬把事情办得这样利索,少不得又给了他一笔重赏,还叮嘱他把景缺、唐昧打入死牢,然后才要黄搬进南宫向怀王与南后禀报。

怀王与南后听说黄搬抓捕了景缺、唐昧,开始是惊讶,继而是大喜,最后又心生疑惑。

怀王自言自语地问:“景缺、唐昧真的谋反?”

黄搬喜气洋洋道:“千真万确!秀关、葵关向桃江调动一百乘战车!”



南后望着春风满面的黄搬,问:“他们没调兵?”

“王后,调用战车就等于调兵,车要人驭呀!”

怀王又问:“你是怎样拘捕二将的?他俩就这样让你拘捕?”

“奴才依靠大王神威!也是奴才随机应变!”

南后思忖了一下,有些迷惑不解地问:“与二将军谋反的士兵就让你把他们的头领轻易抓走?”

“抓了景缺、唐昧,那些谋反的士兵全慌了神,谁也不敢反抗!”黄搬和子兰一样,也是个说假话不脸红的人。怀王、南后就是整日被这些说假话的人包围,想叫他俩耳聪目明,的确是一件难事。何况怀王自以为是,遇事生风,全无主张,更会被谎言所惑。

怀王又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士兵都没反抗?”

黄搬索性把假话说到底:“有两个偏将想反抗,被奴才带的护卫斩了!”

南后像是在思索,道:“你这奴才做得对!”

怀王又问:“二将关在什么地方?”

“死牢!”

南后思虑了片刻,突然感觉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看来,这事要慎重考虑。想到此,便说:“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二将用刑!”

黄搬立即出宫向子兰传达南后的命令。子兰只是冷冷一笑,不置可否。

黄搬走后,怀王有些激动地说:“平时还真看不出黄搬这奴才还能这样临危不惧,平息了谋反,还押回了谋反的将领!”

“大王啊!黄搬的戏演过了头,弄巧成拙!”南后心事重重地说。

“王后何出此言?”

“妾妃倒认为景缺、唐昧谋反有疑!”

“疑在何处?”

“依妾妃看,至少有三点可疑。第一,黄搬一到秀关,景缺立即承认了调运战车之事,若是成心谋反的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俩为什么这样坦然?这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俩心中没鬼;二是他们胸有成竹,谅黄搬奈何不得他俩。第二个疑点是,子椒、子兰说二将调了兵,各派几千人去桃江,可亲临其境的黄搬只是分析他俩调车必调兵,这就和子椒、子兰的说法大有区别。再说深懂兵法的景、唐二将难道不知,动用这点兵力谋反岂非近同儿戏?疑点之三,黄搬说拘捕景、唐二将时,他俩的部下只有两人反抗,这可能吗?景、唐据守秀关、葵关,手下亲信肯定不少,他们眼看景、唐被抓,决不会无动于衷。他们的首领既然因谋反罪被捕,他们必会来个鱼死网破,黄搬必死无疑,因为他身边只有十几个护卫!”

“这么说王后怀疑景、唐是否真谋反,可王后开始是坚信景、唐二将谋反

的呀!”

“妾妃开始听子兰说秀关、葵关调兵桃江,心里一急,也认为他们三关是联合谋反,可最近的一个消息,让妾妃的这一想法发生了动摇!”

“什么消息?”

“子椒让子兰在大王面前进言,让大王抓捕景、唐后由熊樵补缺,出任秀关守将!”

怀王一怔:“有这样的事?子兰亲口告诉王后的?”

“子兰亲口所言,他怕大王不同意任熊樵职,故先和我通气,叫我在大王身边敲边鼓。”

“熊樵就是要任职,子椒也不需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来呀!”

“他不是一直对屈原不放手吗?景、唐谋反是死罪,屈原就会被杀头!”

“可本王从未想过杀屈原呀,尽管他总是顶撞本王,让本王下不了台!”

“大王不是罢了他的官,没要他的命吗?”

“子椒是越老心越毒!”

“妾妃为证实景、唐谋反真假,还有一个办法:找同黄搬一起去秀关的护卫问话!”

“王后是想以护卫之言来印证黄搬说的话?”

“正是!”

“王后怎么又突然为景、唐洗刷罪名了?”

“朝中能征善战的武将本来就不多了,如果冤屈了景、唐,今后又发战事,谁来领兵?谁去拒敌?对这二将,大王不能不谨慎!”

不久,十几名护卫被屈想叫进了南宫。南后见到他们就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据实回答本宫提问,若不实言,定斩不赦!”

护卫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黄总管让你们拘捕景缺、唐昧二将军时,他俩没反抗?”

护卫甲壮胆说:“没反抗!直叫冤。”

“他的部下也没反抗?”

护卫甲说:“没有!二位将军临上囚车还叫副将密切注意秦军动向,做好防备。”

南后轻轻点头:“他俩的两个偏将被你们斩首啦?”

“没有啊!王后,我们为什么斩偏将?没理由呀!”

南后冷冷一笑:“今天本宫找你们问话,你们对谁也不能讲!就是对黄总管也不能讲!”

护卫们说:“谨遵王后之命!”



南后又叮嘱了一句：“你们谁违背了本宫之命，只能是一个字：死！”

看着护卫们唯唯退出南后宫，南后立即对屈想说：“移驾死牢！本宫再不去死牢，景、唐二将军命将休矣！”

等南后赶到死牢时，景缺和唐昧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俩见王后驾到，挣扎着跪迎南后。南后看到景缺和唐昧被打得血肉模糊，一股怒火直往上涌：“是谁将二位打成重伤？”

景缺吞吞吐吐道：“是……”

“是谁？”南后逼问。

“是上官大人子兰……”景缺小声说。

“是他！这个畜生！”南后假惺惺地骂了一句就马上转了话头，“听说二位将军一直喊冤，难道二位将军谋反不属实？”

“王后明察，唐昧、景缺怎会有反心？我们两家世代忠良，忠于楚国，忠于楚王，就是居心不良的人叫我俩反我们也不会反啊！何况大王、王后对臣恩重如山！”景缺声泪俱下，其情动人。

南后叫他们俩起来后问：“你俩既不谋反，为何私自向桃江调兵？”

唐昧连忙说：“只调了一百乘战车、一百名弩手，绝对没有调动其他的一兵一卒！”

“你俩何故向桃江调战车？”

“屈原大人从桃江来信，言及桃江防务薄弱，本想向朝廷申报请求调用军用物资，但他考虑眼下已被罢官，不便向朝廷呈报申请。可是加强桃江防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屈大人向我俩写信求助。”唐昧犹豫了一下，说。

“你俩就应屈原之请，向他私调了战车？”

景缺说：“屈大人言之恳切，我俩也觉得桃江防务应该加强，所以调运了军用物资。”

“你俩未必不知私调军用物资为朝廷所不容？”

“王后，调动一百乘战车，是在边将的权限以内，我俩并没有越权。”

“你俩当真不是谋反？”南后严肃地盯着他俩。

“王后，何来谋反一说？怕是朝中奸人中伤！”景缺气愤地说。

“传本宫旨意，令太医为二位将军疗伤，任何人都不准再对二将用刑。”

南后回到南宫，把探监的情况向怀王详细讲了一番。

“子兰真的弄错了，景缺、唐昧不是谋反。”

“子兰还不是受了子椒那老东西的挑拨！”南后愤然而起。

“那现在将错就错？”

“不可，大王若将错就错，必寒大臣们的心，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出力？”

